

897933

汉英 英汉 词语翻译趣谈

陈 忠 诚 著

21

陕西人民出版社

汉英
英汉 词语翻译趣谈

陈忠诚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渭南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70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24—00255—0/H·8

定价: 3.50元

编者的话

随着我国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我国在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广泛，翻译事业蓬勃发展，各种译著不断问世。我们不但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科技著作和其他各门学科的著述，也将本国的古今文学佳作和文、理科读物译成多种文字向国外传播。但是，从形势发展的需要来看，翻译事业还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为此，我们准备编发一套翻译研究丛书，旨在总结老一辈翻译家多年来积累的经验，扶植中、青年译者迅速成长，探索新的翻译理论和技巧、提高中外译文的质量。本套丛书内容包括各种语种的翻译基础理论和技巧的研究、翻译史及译文的比较研究、诗歌翻译研究、翻译科技研究及其他各种文体的翻译研究。敬希老一辈的翻译家、中青年翻译工作者和长期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和教师为我们撰稿，欢迎广大读者对这套读物提出批评意见。

汉英 英汉 词语翻译趣谈

目 次

写在前面.....	1
特异篇.....	3
中国事物的英语表达.....	3
吃馄饨有感.....	10
Dumplings家族中的又一员——粽子.....	12
“利市头”、“小白脸”和其他.....	14
“麻婆豆腐”两译.....	16
“出饭率”的英译.....	17
从“King & Regular”想到“故事大王”之类.....	19
“结同心”：“tie the knot”.....	22
“开裆裤”与其他.....	23
“镬”与“锅”.....	29
“圈吉周”的直译和意译.....	31
英语中的“竹夫人”.....	33
译名记.....	36
“袖套”英语怎么说？.....	36
“以一指探鼻孔.....”.....	37
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	39
从无痛分娩法说到“秘方”.....	40
从“和尚头”说到“鸭屁股”.....	42

“班主任”	48
“纪念堂”是“memorial hall”吗?	51
“政法学院”的英译	54
从“X + Y”说到比较色谱	59
日知录	77
“她”怎么“同时戴两顶帽子”?	77
英国人的寒暄语	79
• 白领、蓝领、红领和钢领	81
• “in school”与“at school”	84
蟹血、蟹粉和出蟹肉比赛	87
“人口”、“虫口”、“机器口”	89
开枪……打死	94
怀、阎王与冥王	96
“香蕉座”的联想	98
婚姻介绍所	103
• “在公社”中“在”的三种译法	105
口译“趣”闻	108
对比篇	110
扩大词语对比的范围	110
汉英毛发比较观	116
“万岁”、“千岁”和“百岁”	118
略论酸辣	119
• 再说英语“酸”、“痛”不分	123
• “黄鱼”对“鸽子”；“铁牛”比“铁马”	124
从“不须放屁”说起	126
“狗腿子”比“猫腿子”	136

东风与西风.....	142
“西东(方)”还是“东西(方)”？.....	144
• “privilege”未必是“特权”！.....	149
如果栗原小卷说英语呢？.....	150
求是篇.....	152
“一百五十倍那么薄”？.....	152
“10 people”还是“10 persons”？.....	155
“typical”未必就是“典型的”.....	158
谁支持谁？.....	161
是“elder sister”还是“older sister”？.....	164
后缀“-eer”有没有贬义？.....	167
“common law”是不是“普通法”？.....	170
“一大张八页”之类.....	173
“巴律师”和“沙律师”.....	176
• “varsity”其二.....	179
“法制”正译.....	181
• 替“Miss”等称呼平反.....	184
理解篇.....	194
“×-ship”的含义种种.....	194
无独有偶——话“Xing”和“Green \$ aver”.....	200
• “shop”与“store”之差.....	203
活跃的“-wide”.....	205
• 单独用于形容词最高级的ever及其含义.....	209
注意性别.....	218
“rest room”、“commercial break”和“tax holiday”.....	224

“××似的”	228
偶合篇	231
“我吃伊下去”之英译	231
“摇钱树”种种	233
公社里的“supermarket”	235
“paper tiger”与“纸老虎”	241
谈吹捧	243
“办公”	247
“挂钥匙儿童”与“拎口袋老太”	249
“老头子”、“老太婆”与“old man/woman...”	251
“四眼”的英语表达	256
译余散记	258
原文有误的时候	258
似非而是	262
香与臭	264
译名中的几位老留级生	266
“机器”欤？“机构”欤？	268
“手不离词典”解	270
• 略论专名意译	272

· 写 在 前 面

翻译之要义，在于实事求是——实原文之事、求译文之是。因此，研究译事，直须从基础工作做起。

这就是说，一方面必须从一个个具体的个别的言语实践或言语素材中抽象概括出一般性的原理原则并进而使之应用于日常的翻译活动，以检验其真理性，从而既有利于提高翻译技能（且慢说“艺术”）、又有利于完善翻译理论（可见，实践根据是何等重要）。本书之所以强调凡有所述务必力求有比较信实的第一手资料为客观依据，就是出于这一思想的指导。

另一方面，则词语乃语言和思维之基础，乃造句作文、译句译文之建筑材料——虽一砖一瓦亦须保证质量，故译事之基础在于词语。其具体表现有二：一曰未见词语翻译有误而能求译文之是者；二则就具体译品而言，凡有舛误，其绝大多数都在词语，全句因语法和结构问题而失误者就要少得多得多，至于全文译错者可称绝无。

凡译事，虽一字一词，必有其知识方面（包括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专业知识）；必然要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对比以便最大限度地求其等值——必有其探索求是之曲折过程；必涉及理解与表达两个侧面；汉英词语必有其特异之处，偶然巧合虽非绝无，但究属少数。这种偶合殊少“得来全不费功夫”而往往是“踏破铁鞋无寻处”的——当然，更多的情

况则是没有穿铁鞋去踏，踏破更无论矣。

虽然，即使是一词一语的翻译，亦须涉及上述之种种方面，唯难点之侧重各有千秋而已。有鉴于此，亦为便于读者探索，本书由笔者执笔前后之思路出发，故分为八个部分，即：

- 一、特异篇（特异之词语翻译）；
- 二、译名记（非特异之词语翻译）；
- 三、日知录（摘自笔者的词语日志贡献给读者的）；
- 四、对比篇；
- 五、求是篇（笔者之探索求正于读者的）；
- 六、理解篇；
- 七、偶合篇；
- 八、译余散记。

分类是一门学问，本书的篇目分类是主观的、相对的，虽明知未能尽善，也只能如此（比如说，每一短文不能象资料卡那象一式数份，分别列入不同的篇目）。只好请读者注意，或者不去注意它，当它没有分成八个篇目——如果认为不分篇更好的话。

鉴于本书的上述写法和内容，心目中的读者对象不仅是翻译工作者，而且也包括英语专业的学员和教师、需要从英语中寻求对比素材的比较语言学者和汉语教师乃至在我国专攻汉语的英语国家留学生。

书中目录前打上星号（“*”）的几篇，是曾经在内部或公开发行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过的——但这次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其中个别文章是陈中绳同志原作，因与本书体例相合，亦已征得其同意，略作修改一并纳入本书了，请读者注意。

特 异 篇

中国事物的英语表达

我们中国人学了英语，说英美（加、澳……亦在其内，下同）的事儿比较容易（因为学到的直接可以用出来）。但用英语说起中国的事儿来，往往倒反而为难了——因为，英语实际语言材料中说到中国事儿的内容比起说到英美事儿的来，要少得多；所以这方面可供我们直接拿过来就用的表达方法也当然要少得多。可见，为了用自然的英语说中国特有的事儿而且又能让英美人听了、看了就能接受并正确理解，我们在浏览英美原著时就得特别注意：他们是怎样说中国事儿的？

试略举数例以明之：

一、在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宿舍里，少不了一个脸盆架和搁在那上面的（洗）脸盆。这“（洗）脸盆”，英语怎么说呢？我们大半会说“basin”的吧。当然，说“basin”不存在英语“自然”与否的问题。问题是在于为什么他们放着我们所习惯用的“basin”不用，而偏偏去用上了我们所不习惯的“wash pan”呢？——这就值得我们注意了。请看：

1. ...I met him in a dormitory room at Fudan University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city. The room was crammed with bunks and festooned with

laundry. Enamel wash pans were stacked in a corner.

—“National Geographic”, July 1980,

p. 24-26

为什么,作者(美国人)把我们所说的“(洗)脸(面)盆”说成“wash pan”即“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英语中所突出的“洗”字在汉语中是不足轻重的:“脸盆”、“脚盆”都不用“洗”字)盆”而置“脸(面)”于不顾呢?我想,他们未必知道:在我们学生宿舍(以及其他某些集体宿舍里)脸盆不但用于洗脸而且,也兼用洗手、洗衣服、洗脚什么的。他之所以把“脸盆”说成“洗盆”即“wash pan”,也许是由于:尽管我们中国人洗脸比较勤,所以突出了“脸”字,而他们英美人则(由于洗澡、特别是洗手比较勤)洗脸不如中国人勤(而且洗也与中国人不同——似乎不如中国人认真),从而这“脸(面)”就同“盆”不发生什么必然联系了。实际上,在所引上下文所提供的情景中,这个“盆”大半既是“脸盆”却又是“脚盆”也是“洗衣盆”——反正总是与洗有联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用“wash pan”,着眼于“洗”(wash),无疑也是恰当的。

二、“面拖黄鱼”、“面拖大排”之类的“面拖”菜,是许多人都爱吃的;不,甚至可以说都喜爱的——否则,怎么会给面拖肉块取上个富有感情色彩的名儿“桂花肉”呢?

那么,中国的“面拖……”,英美人在我们的厨房现场看到其烹调之后,是怎么说的呢?——“in(...) batter”。请看:

2. Vegetables with mushrooms and poultry

giblets, pork with carrots, bean curd with minced meat, pork in egg batter. How could so much food come from that tiny kitchen? More Brandy.

—“National Geographic”, January 1980,

p. 27

三、“四人帮”被粉碎，特别是三中全会后，党认真落实各项政策，重视人尽其材。于是，“归队”这个词儿时有所闻。所谓“归队”，当然是针对当年被迫“改行”而言的。比如说，原大学英语系毕业生“改行”去教俄语，现在又“改回来”——“归队”教英语。这“改行”（“离队”？）、“归队”，如何言简意赅地用英语来表达呢？请看下例：

3. I met a woman who prepared in college to teach English but was recycled into Russian. That was in the 1950s, when the Soviet Union was China's best friend. Now that English is the preferred language, she has been decycled.

—“National Geographic”, July 1980, p. 26

四、在“四人帮”作恶期间，许多人受迫害。颇有一些人提到自己受过迫害就很难受。因此，对这种迫害在汉语中一度出现了一个委婉语：“受冲击”。这“冲击”、其涵义自非日本人说的“尼克松冲击”的那个“冲击”即“shock”所能概括的。那么，“受冲击”的“冲击”，英美人是怎么说的呢？请看（下例的作者好象是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澳洲人）：

4. Professor Liu had, it seemed, taken a buffeting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he other hand his

salary was unchanged at ¥348 a month...

—TRC: “8 000 000”, p. 127

五、在注意观察英美人怎样用英语说我们中国的事儿之同时，也得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否则，我们使用的英语，即使其本身并非不自然，也会有语言贫乏之嫌吧。在“四人帮”作恶的年代里，情况正是那样。当时的英语学生，说到“觉悟”就非“conscious (ness)”莫属，而英美人常说的“aware (ness)”，却是当时的大多数学生所不会用或不敢用的。在汉译英工作中，则又奉当时的《北京周报》为圭臬——只能跟着用“integration”、“combination”等词，而不能用其他什么词。比如说，不能用“marriage”译“结合”，据说这样译“不严肃”！

译文僵化之另一个表现就是认定了一个译法而拒绝纳新。比如说“徽章”或“像章”，英语至少有三种说法：“badge”、“pin”和“button”。其中在英语原文中最常见的似乎是“button”，其次才是“pin”，“badge”最少用。但我们英语译文却不知是谁开的头，译成了“badge”，以后大家萧规曹随、捧着就放不下了，一贯地一律地长时期地译成“badge”（这在专有名词固不妨，但“徽章”、“像章”并非专有名词）。比如说“毛主席像章”当时就只能译作“a Chairman Mao badge”（见《新英汉词典》）。谁译成“a Chairman Mao button”至少是“不严肃”（“怎么译成‘毛主席扣子’了？！”——当时在朝的翻译权威会咆哮着说的），说不定还有杀身之祸哩。至于说竟有谁译成“Chairman Mao pin”，那更是大逆不道了。

当然，并不是说“徽章”、“像章”就不可以译“badge”

了——英语中确有用 “badge” 的嘛。

5. A deeply religious man, Walesa always wears on his lapel a badge, depicting...

—“Time”, January 4, 1982, p. 9

6. When asked where they were, a hospital employee opened a drawer crammed with badges.

—“Newsweek”, January 18, 1982, p. 13

问题是：为什么非 “从一而终” 非死守着 “badge” 一辈子不可？何况原文中用得多多、更符合习惯的是 “button” 呢！请看：

7. She organized a Junior Audubon Club; our ten-cent membership included an enameled tin button decorated with a red-winged blackbird.

—“Reader’s Digest”, September 1981, p. 28

8. From an East German student, whose political button spoke for American Indians (“The Black Hills are not for sale”), I learned; ...

—“National Geographic”, January 1982, p. 25

9. Many of Solidarity’s buttons, show the Polish eagle adorned with crown that was banned by the Communists.

—“Time”, January 4, 1982, p. 9

10. “Catching East or West fish today?” I asked him, hoping to test the traditional wit of the true Berliner.

“Mixed.”

“How do you know which is which?”

“The East ones wear party buttons.”

“Aha. Are you a Berliner?”

“No.”

—“National Geographic”, January 1982, p. 36

11. At one Warsaw hospital, a Westerner noticed that employees no longer wore Solidarity buttons.

—“Newsweek”, January 18, 1982, p. 13

六、中国风物的汉译英要借鉴英语原有的表达法，才能避免汉化英语。这里举三个代表性的例子：

A. “冬瓜虫”型——以英语为本族语者一时对中国的事物尚不能概括出一个译名来，故只能加以描述：

12. At Wuhan another cadre gives another speech, we have a banquet and I am sitting at his table. A dish of the region, a huge gourd with soup inside, appears; ...

—“China Now”, March/April 1979, p. 16

B. “咸(甜)煎饼”型——英语民族尽量把汉语事物与英语事物等同起来，然后在表示同类事物的英语词前加一个“Chinese”以示两者之所异。如下例就是把我们的煎饼比作他们的“唐纳”饼而称之为“中国人自己的‘唐纳饼’”即“Chinese ‘doughnuts’”。此外句中把“馒头”称作“中国面包”——“Chinese bread”，也是此型中的代表“人物”。请看：

13. Contrary to what most Westerners believe and

have learned. Chinese people have their own doughnuts, salty or sweet. Things like these and Chinese bread just are not available at Chinese restaurants in the U. S. All they sell are fortune cookies, chow mien, fried rice, etc.

Colin Ma

Hong Kong

—“Letters”, “Time”, September 29, 1980

(the last letter)

C. “干杯”型。此型乃按汉语词语的读音、按他们的拼写体系，以音译音借入英语而成。汉语“干杯”和“随意”等劝酒用语，英语中完全有词可以表达。这，人所周知，无非就是“bottom up”和“cheers”。但在一定情况下，他们宁可用“kan—pei”和“sui—i”等以音传音的手段来表达汉语民族所特有的风物。请看：

14. As honored guest I was urged to a kan—pei by each at my table of six, despite my pleas to sui—i, or drink at my own pace. Representatives from other tables then came to honor me as well. The mayor, well known for a prodigious capacity, added more for good measure.

—“National Geographic”, January 1982,

p. 110/2

D. “海量”（即以义译义）型。属这一型的比较多，暂且利用上例中的“prodigious capacity”来当模特儿——这么挺一下，就算结束了。

但作为本文的临别赠言，还想说两句：汉语中表示中国特有风物词语之英译必须有创造性和吸收（借鉴英语原著）性而不能墨守陈规——特别是片面的陈规。一句话，要解放思想。否则，就难保不出现人家看了不知所云的、只有译者自以为是的老掉了牙的汉语式英语译文。

吃馄饨有感

在无锡锡山附近同我的几个美国学生一起吃馄饨、小笼包子……不禁想起一个问题：这种词怎么译成英语好呢？据《汉英词典》、“馄饨”、“饺子”、“锅贴儿”、“汤圆”、“圆子”、“汤包”、“烧卖”等词都可以一言以蔽之，译作“dumpling”。其中有的是光秃秃的“dumpling”（如“馄饨”）；有的则在“dumpling”后的圆括弧内加注（如“圆子”加注“made of a glutinous rice”、“饺子”加注“with meat and vegetable stuffing”——而且按照词书习惯，既放在圆括弧内，就是可有可无的了，最后一种便是在“dumpling”前后加附加语（如“汤包”为“steamed dumplings filled with minced meat and gravy”、“锅贴儿”是“lightly fried dumpling”）。

这种种译法好不好呢？似乎不大好。因为把这些玩艺儿都译成“dumpling”太笼统。即使除“dumpling”外再在圆括弧内外作补充说明，总算辛辛苦苦地译了出来，人家看了、听了也未必就懂。比如说，“锅贴儿”据《汉英词典》英语译名是“lightly fried dumpling”。但人家听了，未必知道这就是“锅贴儿”而且很可能被误解为“油煎馄